

# 憶燕大與司徒校務長

(本文插圖刊第4、45、46、47頁)

沈劍虹

## 首屈一指教會大學

北平燕京是我在國內讀過的三個大學之一，其它兩個是光華與滬江，均在上海。我因為想讀英文新聞學，特地在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從滬江轉學到燕大。兩年後畢業。離校至今已五十四年，從未回去過一次。近來也許由於年事日高，不時想起這對我學業與工作具有影響力的燕大與已故的校務長司徒雷登先生。

我生長在上海，去北平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正在進行中，津浦鐵路不通，不得不改搭海輪從上海先到天津，再乘火車到北平，在正陽門車站負責接待新生的一位高年級同學鄭君（已忘其名）因天色已晚，就先帶我及其他幾個從南方來的新生，先在城內旅館住宿，翌晨坐學校裏派來的巴士直奔西直門外海甸校址。進了紅色的校門，祇見一幢幢宮殿式的房子整齊的排列着，辦公大樓前草坪上矗立着幾根石鐫的華表，氣象萬千。巴士繞校園一周，讓新生們獲得一個概念。我同其他新生都被指定住在第三宿舍，靠近一個湖（未名湖），湖邊有一個寶塔（其實是水塔）。後來才知道這「湖光塔影」是燕大校園名勝之一。冬天湖上結了冰就成了溜冰場。我就在這環境幽美的校園中開始我為期兩年

的學生生活。燕京大學乃是由北京匯文大學、通州協和大學，與北京協和女子大學合併而成。原先設在北平城內益甲廠。司徒雷登先生受美國長老會之託將它們合併，在海甸建立新校址。其目的是要在華北地區設立一個完整的、第一流的教會大學。當民國十九年我轉學前往時，燕大在海甸已有四、五年的歷史了。開始時由司徒雷登親任校長，稍後因我國教育部規定外人創辦的私立大學校長一職必須由國人擔任，故特聘前清翰林吳雷川老先生為校長，英文稱 Chancellor（後期改由心理學家陸志韋先生接充），而司徒雷登先生則改任校務長，英文稱 President。如此一方面表示對中國政府法令的尊重，另一方面符合了美國教會的要求。

卅年代，燕大是國內所有基督教會大學中首屈一指的學府，設有文、理、法三個學院，師資及設備均可與在同一地區內國立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以及天津的南開大學並駕齊驅甚至過之，特別是文法兩院的教授們都是名重士林的碩彥大儒。就我還記得的計有周學章（教育學）、徐淑希（中國外交史）、劉廷芳（哲學）、蕭公權（政治思想史）、許仕廉（社會學）、楊開道（社會學）、趙紫宸（神學）、陸志韋（心理學）、梅貽寶（教育學）、郭云觀（法律學）、張鴻鈞

（社會服務）、洪業（歷史學）、黃憲昭（新聞學）等。至於理學院方面，則因為所知不多祇得從略。

全校最突出的領導人物當然是司徒校務長，他身材細長、頭大、額高、眉濃，兩眼深陷而炯炯有神，膚色較黑。任何時間他在校園內出現都會引起所有學生們的注意。他和藹可親，有時用英文，有時用稍帶杭州口音的國語向大家招呼交談。燕大重大的決策都由他負責，但他並不擔任課程。每年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國內外旅行，主要是去美國為燕大募款，使燕大能繼續發展成爲一所國際知名的學府。

## 司徒雷登傳奇人物

談起司徒校務長，真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於一八七六年六月廿四日誕生於我國浙江省會杭州，父母都是傳教士。他兄弟四人，十歲時才隨同父母回到美國南方阿拉巴馬州的麻比爾城上小學。十六歲時轉入佛吉尼亞州讀中學，旋於一八九三年秋升入漢姆登雪黎大學二年級就讀。他對研讀神學雖有興趣，但不打算做傳教工作。可是父母之命難違，他終於在一八九九年進入協和神學院深造。一九〇四年被教會派回到中國工作。先在南京神學院教書，直至一九一八年才奉命前往

北平籌設燕大。副校長就是日後以創辦時代雜誌聞名於世的亨利·魯斯的父親。

經過近八年的慘澹經營，燕大在北平城外海甸的新校舍終於在一九二六年完工。燕大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燕大雖是教會學校，但聖經不是必修課。校園內有基督教團契的組織，但學生們的參加與否是自由的。另外設有宗教學院，但祇准大學畢業生進修。燕大很早就與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訂有交換學生辦法，每年互派一名，我是燕大派往密大的第四名交換生。燕大醫預科的學生可以不經過考試直升北平協和醫學院就讀，同時燕大還與美國的哈佛大學、比靈斯登大學等高等學府訂有合作研究辦法，使歷史尚淺的燕大不久即知名於世。

廿年代早期的中國正處於動盪不安的局勢中。北洋軍閥間的內戰頻仍，國民政府勢力尚未進入華北地區，司徒校長運用他的長才同各方面都維持着良好的關係，使校務不受政局的影響。校園內推行學術自由政策，對各派學說兼收並蓄。「五四」後的革新運動均有燕大學生參與。司徒校長對學生們唯一的要求是不得違反法紀。可惜他老人家君子可欺以其方，他的寬大政策日後被別具用心的左派職業學生們所利用。這批學生們以提早抗日為名，推行共黨主義為實，在抗戰前興風作浪，拿司徒校長為擋箭牌。地方當局碍於燕大的特殊地位，凡遇事無不網開一面，因此這批學生包括日後擔任中共外長的黃華在內（他原名王汝梅）更有恃無恐，將燕大作為他們反政府活動的大本營。

### 珍珠港事變被俘虜

抗戰八年期間，平津一帶雖均陷敵手，因為燕大掛的是美國旗，日本軍閥一時對它也無可奈何，除了要求校方聘請日籍顧問，並增加日本語文課目外，並未嚴重干涉校園內的行政，相反還多方聯絡司徒校長。有一年還透過大漢奸黃克敏，請他長途跋涉前往我戰時首都重慶，探詢中日之戰有無和平解決的可能。我政府堅決拒絕，告以除非日本撤兵，我全國國民決心抗戰到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美國因時差的關係應係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日本軍隊開進了燕大，學生與教職員們相率逃往西山轉入大後方，而司徒校長及少數其他美籍教授們一夜间變成了日本俘虜。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始重獲自由。珍珠港事變後，燕大在成都華西壩復校，由原在北平燕大擔任教務長的梅貽寶先生任校長，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始行遷回海甸校址，此係後話。

抗戰勝利後，中共擴大叛亂，美國總統杜魯門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決定派遣二次大戰時美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來華調停。經一年多的磋商毫無進展，需人協助。當時美原駐華大使赫爾利返美後遺缺未補，馬歇爾正在物色接替人選，紐約時報記者費安奠（Trilman Durkin）推薦司徒校長出任此職。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司徒校長適在南京，打算出席馬歇爾的美國國慶酒會後逕赴北平回燕大處理積壓已久的校務，兩人見面後，馬歇爾忽然問司徒是否願意擔任駐

華大使職位。據司徒校長的回憶錄中說，他因年屆七十，已向燕大校當局提出辭呈，以他的高齡似乎不宜擔任素無經驗的外交工作。不過他加了一句：「你（指馬歇爾）的任務十分艱鉅而意義又如此重大，如果你需要任何人幫助，這人應盡力而為。這件事由你來決定好了。」後面這句話顯然是接受了馬歇爾的聘請。雙方商定大使任期以一年為限或少於一年。杜魯門接獲馬歇爾關於司徒校長願意出山的報告後，立即正式向美國參議院提名，參院一致通過。

### 七十高齡改行外交

司徒校長在華大半生做的是教育工作，今以七十高齡經馬歇爾一言即同意改行作外交官，他的心態諒非像他在回憶錄裏說得那麼簡單。事後分析，他老人家的考慮，可能有下列幾點：第一他是美國人，為了美國的利益，對國家徵召他必須善意考慮接受；第二由於他對中國的熱愛，如今眼見中國老百姓繼八年抗戰之苦後仍因內戰而再度顛沛流離，如能由他的參預調停而再造和平，未始不是他回饋中國朋友們的途徑；第三他幾十年來在中國默默的耕耘，對於各方面都維持良好的關係，與國共雙方若干領導人物還有多少私誼；第四他對於中共，當時似乎和其他的美國人一樣，瞭解不够深刻，甚至於誤以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第五，他相當有自信心，認為由於他的感召，或者能協助馬歇爾順利完成調停工作，使國共雙方合作組織聯合政府。有了上列的因素，否則他大概不至於輕易的接受這根本上不

可能達成的任務。

## 畢生令名難逃一劫

杜魯門給馬歇爾的訓令中說得很清楚，要他壓迫國民政府同意設立包括中共在內的聯合政府，否則即停止美援。中共既以奪取政權顛覆政府為目標，自無理由使國民政府能繼續獲得美援，所以在曠日持久的談判中多方刁難，最後時機成熟即擴大叛亂，直至一九四九年囊括大陸為止。當時司徒大使似乎對於這關鍵性的問題稍欠瞭解，因此在調停失敗後，他一方面指責中共的倔強多變，另一方面批評國民黨內所謂保守份子們的拒不妥協。也許馬歇爾處在調人的地位，不得不維持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態度，而司徒大使則由於他具有長期的中國背景，似乎應該對國民政府的政策有更深刻的認識，對中共的手法有更明確的瞭解。國人當然認為馬歇爾固執有成見應負絕大的責任，而對於司徒大使亦普遍感到失望。

司徒雷登駐華大使任內，恰似俗語說「頂着石頭做戲，吃力不討好。」深信事後他內心一定比任何想像的要來得痛苦。以數十年從事教育工作獲得的超然清高地位因作了一位外交官而毀於一旦，真是可惜之至。燕大同學們尤其覺得難過。聽說馬歇爾在徵召司徒校務長的同時或稍早，曾考慮起用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為駐華大使，假如此舉成爲事實，則司徒校務長可以逃過這一劫，而保持他的畢生令名。結果馬歇爾將他拖下水，而自己却於一九四七年一月離華回美當國務卿去了。

一九四三年夏，我奉派爲國際宣傳處駐美舊金山辦事處主任，直至一九四七年秋始調回國，那時司徒校務長已是美國駐華大使。記得曾經到美國大使館參加過一次燕大同學會茶會。他老人家在傅涇波同學陪同下親自出席並致詞，那時國共談判尚未正式破裂，所以他的情緒似乎還輕鬆愉快。提起傅涇波，他是燕大早期畢業生，與司徒校務長關係特殊，雖誼屬師生，却情同父子。

司徒校務長當了駐華大使，傅涇波就變成了他的私人秘書。他既不是美國公民也不是美國官員，所以不拿美國政府的錢，而由大使私人每月予以津貼，但是他却住在大使官邸內，自由出入大使的書房及寢室，因此引起使館內美國人員的妒忌，甚至造謠說他竊看國務院給大使的秘電。一九四七年夏魏德邁將軍以總統特使的身份來華調查，住在大使館內。他的回憶錄中說有一次他爲了出席某一重要會議，特地準備了演講資料。他記得那份資料是放在寢室的床邊小桌上，第二天早上遍覓不着，使館內人員猜疑是被傅涇波拿走了。回憶錄發表後，傅涇波向美國法院控訴著作人魏德邁將軍及出版商破壞他的名譽，要求鉅額賠償。結果這案子經雙方朋友調停，在庭外私了，魏德邁將軍可能還付出數字相當的代價，這也是後話。

## 留在南京親痛仇快

馬歇爾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旬離華，行前曾面詢司徒大使，有鑒於調停無效，美國今後對華應採何政策。司徒答稱祇有三個選擇：第一、對國民政府提供積極性援助，包括軍事顧問在內，同

時催促國民政府實行改革，並視改革成效決定進一步的援助；第二、不採取任何步驟，祇是靜觀局勢的演變；第三、對任何中國內部事務的參與全部停止。司徒大使並向馬歇爾補充說明他自己贊成第一選擇，如不可能，則主張採取第三選擇，至於第二選擇他認爲不值得考慮。可惜迄一九四七年底美國政策始終搖擺不定。期內雖有魏德邁調查團來華，這僅是杜魯門與馬歇爾爲了應付美國國內輿情的指責而做的安排。魏德邁提出的報告書最後被束諸高閣並未公佈。事實上美國最高決策階層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在「不露痕跡、不背惡名」的情形下放棄國民政府，聽由中共佔領整個大陸，而司徒大使，對於此一暗流當時很可能還一不十分明白。

一九四八年是決定中國大陸命運的一年。由於國民政府剿共軍事逆轉，東北、華北相繼淪陷，濟南失守，接着就是徐蚌會戰之後不久，共軍即直逼浦口與政府軍隔江對峙。第二年（一九四九年）蔣公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和談失敗後，我政府決定遷往廣州，外交部通知外交團採取配合行動，美國大使館祇派了一名參事級的官員隨同南下，司徒大使本人却留在南京不走。在共軍大舉渡江前，他接獲國務院電報訓令他回國述職，但未限定時間，要他等候進一步的指示，或是他本人認爲必要時才動身。司徒大使却決定在南京繼續停留，以便觀察中共的意向，並給中共與他接觸討論對美國關係的機會。此項錯誤的決定導致日後受盡中共的刁難侮辱。當時司徒大使也許以爲他與中共領導人物諸如周恩來等有些私

中外雜誌

人交情，中共不至於給他難堪，豈知他老人家錯估了中共的本質。在南京被圍當天接到國務院指示要他撤離時，對外交通斷絕，已經走不了了。結果等到中共佔領上海之後，他才在極不愉快、極不光彩的情形下離開南京。司徒大使這一段時期的表演真是令「親痛仇快」，也嚴重的影響了一般國人對他的觀感。

### 心血所在海甸燕大

司徒大使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始行搭機離開南京直飛沖繩島轉檀香山，同行者有傅涇波等六人。當他在檀香山略事休憩時接獲國務院剛才發表的對華政策「白皮書」，將大陸淪陷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當時國務院受了左傾份子的影響，正在考慮繼英國之後承認中共。誰知不久中共

拘留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一案發生，國務院得於國會及輿論界的指責批評，不敢貿然採取行動。迨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情勢為之不變，承認中共就長期延擱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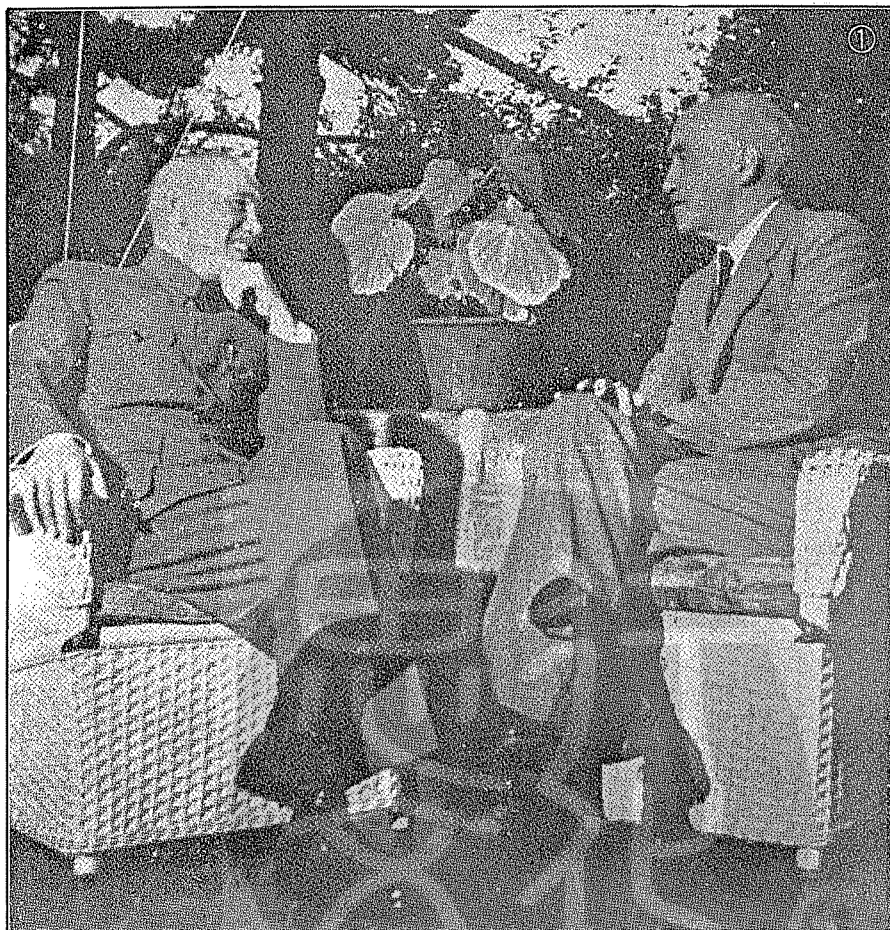
司徒大使抵達華府已是八月十日，兩天後會見了新的國務卿艾貝森並晉見了杜魯門總統，隔了數週始與業已卸任的馬歇爾見面。同時司徒大使接獲國務院的指示要他暫時隱居不要與新聞界接觸。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八日司徒大使離開華府前往辛辛乃地探望親友。卅日搭乘火車回華府時途中突感不適，當被送往海軍醫院診斷係嚴重中風。十二月接獲國務院通知他大使任務結束，但仍以「大使回部」名義在國務院行走，係薪水照支，直至一九五二年底杜魯門才正式接受他的辭呈。司徒雷登於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逝世，

享年八十七歲。從得病到去世凡十二、三年之久，悉由傅涇波夫婦以及他們的子女照料，直至送終為止。

司徒雷登畢生絕大部份時間花在中國從事教育工作，從一九一八年起迄一九四七年。他是燕大的「當家」，雖然他最後作了六年（實際上祇有兩年另九個月）駐華大使，我深信他臨終時縈迴於懷的不是大使的「公務」，而是燕大的「校務」，這是他一生心血所在。大陸淪陷後中共沒收了所有外國教會設立的教育機構，其中包括燕大在內，北平西直門海甸的燕大校園，早已變為中共北京大學的理工學院，燕大的名稱早已不復存在了。身在自由地區的燕大校友多年來無時不想復校，希望在可預見的將來，像輔仁大學一樣，能在臺灣復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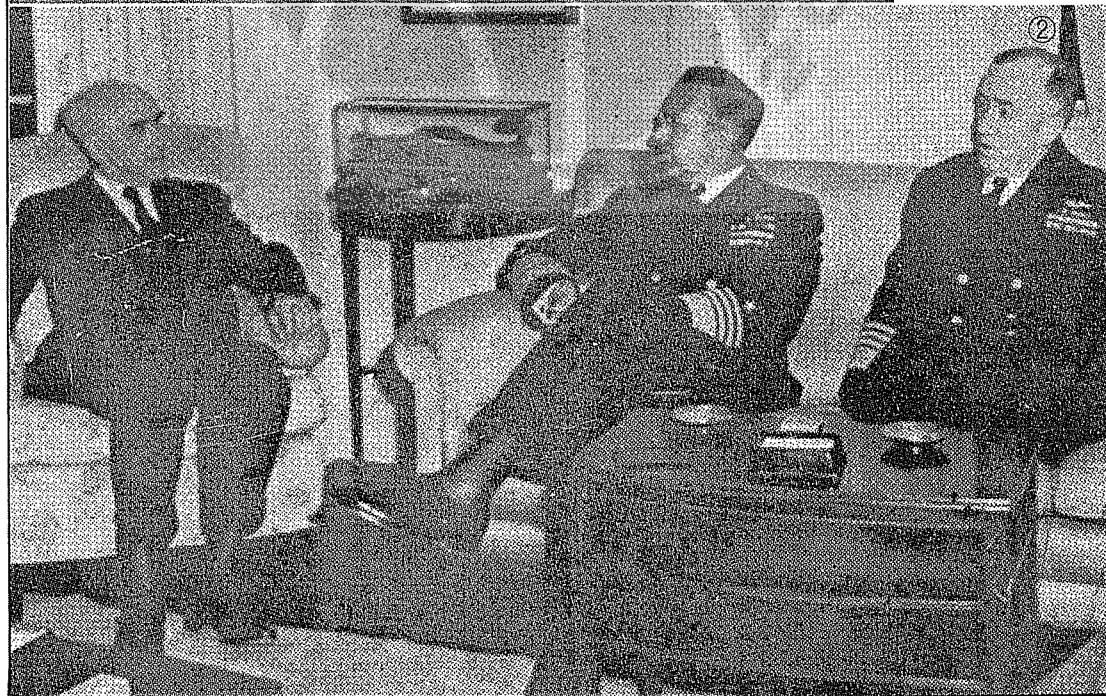
##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歡迎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名人傳記，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者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六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由「時代文摘」或「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無論採用與否，均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必須退稿，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



① 蔣公介石(左)在牯嶺接見司徒雷登。(文見1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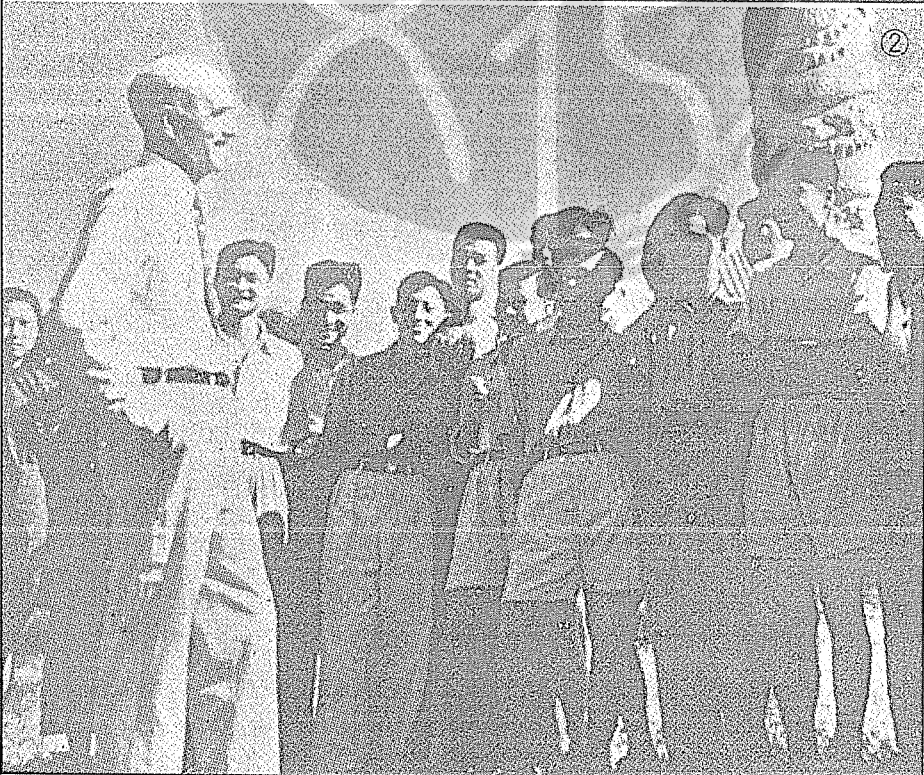
② 左起司徒雷登與美海軍丹菲爾德上將、柯克上將在南京會談。







①一九四六年馬歇爾與司徒雷登在南京。  
②一九四六年司徒雷登與燕大學生談話。(文見第18頁)





①1938年4月29日司徒雷登在九龍與燕大校友合影。

②1932年燕京大學全景。(文見18頁)







①一九四六年司徒雷登病中接受牯嶺小學女生慰問。

②司徒雷登在南京明孝陵留影。

